



曲艺论集



曲 艺 論 集

关 德 棟 著

中 華 書 局

曲 艺 論 集

关 德 棟 著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号)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東总布胡同1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

上海洪興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耗1/32·6 1/2印張·131,000字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 定价：(7) 0.60元

統一書号：10018.114 58.12,沪型

出版說明

本书作者对我国俗文学有比較专门的研究，所掌握的資料也相当丰富。本书就是作者几年来关于俗文学方面的研究作品，現在經過整理后作为专集出版。其中有些資料目前已很难得到，如滿汉語混合的子弟书等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民間文艺創作的才思与技巧；有些是考証某些俗文学作品中用字命名的来源，同时并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；有些是属于俗文学的版本目录方面的，可供专家的参考稽查之用。但是由于本书中所述及的一些作品及其作者，都是生活在旧社会里，所以思想观点和文学趣味方面，也有其消极的落后的一面，而必須以批判的态度来接受的。我們印这本书，主要还是提供俗文学的研究者、爱好者作参考和探討而已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58年11月

目 次

略說“变”字的来源	1
《丑女緣起》故事的根据	5
变文目	8
宝卷漫录	19
一 《螳螂做亲宝卷》	19
二 《菱花鏡宝卷》	21
三 《梨花宝卷》	24
四 《双金花宝卷》	30
李桂玉的《榴花梦》	40
張采芝	47
关于《番合釧》鼓詞“攢十字”中的曲目	49
胡氏編著《彈詞目》訂补	52
聊斋俗曲偶記	73
一 聊斋俗曲簡目	73
二 关于《学究自嘲》	77
記滿、汉语混合的子弟书《螃蟹段儿》	83
《陞官图》跋	120
現存罗松窓、韓小窓子弟书目	124
“太平年”鼓詞四种	136

一 《白宝柱借当》	137
二 《李方巧得妻》	138
三 《双妻傳》	140
四 《綉鞋記》	142
談“落花”	147
“散花”源流及其他	150
附录：“落花”商兌(黃芝岡)	161
关于“三仗鼓”	164
关于“十二时”	165
再記“十二时”	167
馮梦龙輯集的《掛枝儿》	171
《风月梦》中的俗曲	177
《时調小书并譜》	181
小曲小記	185
一 “重头”曲体的“掛枝儿”	185
二 “金紐絲”	189
三 “十和諧”与“十六不諧”	192
四 “小曲联套”《三国五更》	194
五 《湖絲十怨命》山歌	196
六 《割韭菜》	198

略說“變”字的來源

“變文”命名的來源問題，大約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說法：

一、鄭振鐸先生說^①：

象“變相”一樣，所謂“變文”之“變”，當是指“變更”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為“俗講”之意。（變相是變“佛經”為圖相之意。——原註。）後來“變文”成了一個“專稱”，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經之故事了。（或簡稱為“變”——原註。）

二、長澤規矩也說^②：

變文據說原來是指曼荼羅的銘文。

三、周一良先生說^③：

我覺得這個變字似非中華固有，當是翻譯梵語。……梵語有 *citra* 一字，作畫解，又有 *dibferent*, *various*, *strange*, *wonderful* 等義（*Sir Monier-Williams Sanskrit-English Dictionary* ——原註）。我疑心“變”字的原語，也許就是 *citra*。（此字有彩繪之意。法顯《佛國記》記變現也說“如是形象皆彩画庄校，狀若生人”，《全唐文》卷 350 李白有《金銀泥画西方淨土變相讚》。495 权德輿《画西方變讚》也說“綵繪”。也許所謂變相原指綵繪？但《酉阳杂俎續集》5 云：“吳道玄白画地獄變”，是非彩画亦可名變矣。——原註。）

此外，尚有“變文之淵源于南朝清商旧乐”^④的說法，周文已曾略為駁正，可不論。上刊三種，我以為意見都只有一部分

可取处，且不甚圓滿。我覺得“变相”、“变文”的“变”字的来源是这样：

一、“变文”的“变”字就是“变相”的“变”字；

二、“变相”的渊源为“曼荼罗”；

三、“变相”的“变”字就是翻譯梵語 mandala 一字的略語。

其中(一)可无問題。关于(二)“变相”的渊源是“曼荼罗”一点，所謂“曼荼罗”^①据慧琳《一切經音义》10云：“漫荼罗无正翻。义說云圣众集会处也。即念誦坛場也。”《大日經疏》云：“十方世界微尘数大悲万行波罗蜜門如华藏。三乘六道无量应身犹如根莖条叶发暉相間。以如是众德輪圓周备故，名漫荼罗也。”其“輪圓周备”，即指賢圣之身形或言語，或持物或誓愿等而言，故通常称曼荼罗者为图画^②。因此，图示佛所說《法华經》灵山之一会者，名“法华曼荼罗”；准于《觀无量寿經》所說之图画，名“觀經曼荼罗”(即“淨土曼荼罗”)；图画佛入灭时之一会者(即涅槃象)名“涅槃曼荼罗”。此外更有图諸尊极乐地獄之“曼荼罗”等。到这时遂有“变相”的名称了。象《毗奈耶杂事》17云：“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画之，并画少多地獄变”；《觀念法門》云：“画造淨土庄严变”；及《西方要訣》云：“造

① 見郑著《中国俗文学史》上册190頁。

② 見《东洋文化史大系》《隋唐之盛世》卷。

③ 見周文《讀唐代俗講考》《大公报》《图书週刊》第6期。

④ 見《唐代俗講考》第五《俗講文学起源試探》，載《文史雜誌》第3卷第9、10期合刊。

⑤ 梵語 mandala 或譯作漫荼罗，曼陀罗，滿荼邏，漫怛罗，曼拏罗等。或略云曼拏，曼荼等。

⑥ 四种曼荼罗之一“大曼荼罗”，总集諸尊之坛場及其諸尊之形体，并图画其坛場之全体及諸尊者。

西方弥陀象变”等。其含义，据佛教中一般的说法是：“一、变动也，画极乐或地狱种种动相，故曰变相；二、转变其形相，写此之义也。又转变本质为画图相也。”^①这说法似乎就是郑先生的根据。可惜并没有人说出这“变”字除了“转变”的意义外，并且是由梵语的音译而来。

曼荼罗是梵语 mandala 字的音译。变相的“变”字，就是“曼”字的一音之转。

“曼”字的古音是 muan，“变”字的古音是 pian。“m”与“p”都是属于双唇音，对转或极为可能，且在西域语有，蒙古语中亦为常见，即可作一旁证，如蒙古语“乞卜察黑”（qibcaq）之作‘钦察’（qimcaq）；tabgac 变作 tamgac 就是一例（b.p 均为双唇闭锁声，在蒙语中常相混）。

所以“变”字的原语是梵语 mandala 总比是 citra 合理的多。因为“变”的古音接近 MAN，而不接近 ci，何况在字义上讲，mandala 也比 citra 合适的多呢？

《隋书经籍志》卷3《马槊谱》一卷下注云：“梁有《骑马都格》一卷，《骑马变图》一卷。”同卷又有“《九宫变图》一卷”。“变图”二字的读音据周文说“变图或者也当连读”，假若是真的，它与曼荼罗略云的“曼荼”读音的相近，一望可知，更足可证明“变”字的原语是 mandala 了。

〔后记〕因手头音韵学书籍的缺乏，对于“曼”、“变”音韵关系的探讨

① 见丁福保《佛学大辞典》2966页“变相”条。

不能詳尽,实为憾事,甚希望专家教正。(“曼”、“变”之标音原用国际音标,今因便于排印,只用拉丁字。)

舞之舞 内平"題

《丑女緣起》故事的根據

在《敦煌掇瑣》(刘半农先生編)里面,第一次給我們介紹了一篇比較完整的“緣起”——《丑女緣起》。

“緣起”是一种韵散兼刊的“变文”引子,所以在其内容方面也与“变文”一样,多采取佛經里面的故事。所不相同的就是偏重于簡短的或有趣味的而已。“变文”里还有一些写佛教以外故事的东西,在“緣起”里是沒有的;由这一点看,我們也可以說“变文”是“緣起”的演出。

《丑女緣起》是取材于一个簡短而有趣的佛經故事,主要内容是說:釋迦牟尼在世之日,度脫波斯匿王丑女金剛一事。这个故事的来源,曾見于三部經典里面(都是初期的譯經):

一、《撰集百緣經》卷8《波斯匿王丑女緣》。吳月支优婆塞支謙譯(支謙的譯經时期約为公元222年至253年)。

二、《杂宝藏經》卷2《波斯匿王丑女賴提緣》。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(約于公元460年)。

三、《賢愚經》卷2《波斯匿王女金剛品》。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譯(与慧覺同譯此經者有曇学、威得等,时为公元445年)。

这三种經中的叙述,大致都是相同的,但我們以“緣起”的内容与这三种比較一下,可以知道“緣起”的叙写是根据《賢愚經》《波斯匿王女金剛品》。在这三种經中比較叙写长一点的也是

这一品，所以故事比較詳細。尤其是內中說明了丑女的名字“波闍罗，晋言金剛”，最可看出是“緣起”藍本的地方（《杂宝藏經》虽說“名曰賴提”但未註名汉譯），因为在“緣起”里提到丑女曾說“金光丑女年成长”，“金光”当是“金剛”之訛。在“緣起”叙述里最大的变动，是把关于降生为丑女的因緣分开放在了全篇的开始与結尾；在佛經則是轉丑为妍以后，“波斯匿王跪白佛言：不审此女宿殖何福，乃生豪貴富乐之家？复造何咎，受丑陋形，皮毛粗强，剧如畜生？”然后佛对波斯匿王等人开示，說明了她的前世。这种改变的叙述，是把重心偏重到前边，也就是着重了劝善。

关于“緣起”与諸經略有出入的地方有几点：

“緣起”在叙述遣嫁的时候，“新妇出見王郎，口緣面貌不得。嫫女嬪妃左右拥，前头掌扇鬧芬芳。金与玉滿头装，錦繡罗衣馥鼻香。王郎才見公主面，唬来魂胆飞颺。于是王郎既被唬倒，左右宮人扶起以水洒面。”这是敷衍故事著重趣味的地方，佛經沒有。

在“經文”里面曾說（引《賢愚經》原文，其他二經意同而字句稍异）：

王即以女妻彼貧人，为起宮殿，舍宅門閤令有七重。王勅女夫，自捉戶鑰，若欲出行，而自閉之，我女丑恶，世所未有，勿令外人睹見面状，常牢門戶，幽閉在內。

这是“緣起”未曾叙述的地方。

再有駙馬与大臣往还的一个穿插“經文”比較复杂，《賢愚經》云（撰集《百緣經》与此略同）：

与諸豪族共为讌会，月月为更。会同之时，夫妇俱詣。男女杂会，共相娱乐。諸人来会悉皆将妇。唯彼大臣，恒常独詣。众人疑怪，彼人妇者，倘能端政，暉赫曜絕；或能极丑，不可显现，是以彼人故不将来。今当設計往观彼妇，即各同心，密共相語，以酒劝之，令其醉臥，解放門鑰，便令五人往至其家开其門戶。……

以下即叙述丑女遙求如来，更容比貌事。（“緣記”意与經合）然后：

时彼五人，开户入内，見妇端政殊特少双。自相謂言，我怪此人不将来往，其妇端政，乃至如是。观睹已竟，还閉門戶，較其戶鑰，还彼人所繁著本带。其人醒悟，会罢至家。……

其夫人欲务見她容貌改易之私，叙述“緣起”与經意合。这一部分在《杂宝藏經》里沒有那末复杂而且不同：

有諸长者子，共为亲友，飲，遊戲。每于会日，諸长子妇皆来集会。唯此王女，独自不来。于是諸人共作耍言，后日更会，仰将妇来，有不来者，重譴財物。遂复作会，貧长者子，犹故如前，不将妇来。諸人便共重加譴罰，貧长子敬受其罰。諸人已复共作耍言，明日更会，不将妇来，复当重罰。如是被罰乃至二三，亦不将来詣于会所。貧长子后到家中，語其妇言：我数坐汝为人所罰。妇言何故？夫言：諸人有耍，飲会之日，尽仰持妇詣于会所，我被王勅，不听将汝以示外人，故数复罰。妇聞此語，甚大慰愧，深自悼慨，尽夜念佛。

总之，由“緣起”与經文的对讀，可知“緣起”是以《賢愚經》为主要根据而演述的故事。

〔附記〕“緣起”一名的来源，应与佛經中“××××緣”有关，可能是因襲而来。

變文目

《唐代俗講考》(《文史雜誌》3卷第9、10期合刊)一文的末后，曾將敦煌所出俗講文學作品列成目錄作為“附錄二”，實在給我們不少方便。近來讀書又見到若干條可作補充，為了自己研究方便，曾與該目合在一起重抄一過。現把這一類的作品，分作“押座文”“緣記”與“變文”三組(如此分的理由，他日另論)，每目除註明度藏處、公刊處外，如學者于該目撰有論著，亦為註明。自己見聞甚少，疏漏必多，尙祈專家多為指正。⊙

一 押座文

一、八相押座文

倫敦 S. 2440 收入：①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卷 85《古逸部》“押座文”類；②《敦煌變文匯錄》頁 127；③《敦煌變文集》頁 823。

二、降魔變神押座文

巴黎 P. 2187 收入：①傅芸子《俗文學研究講義》(據日人那波利貞抄本逐錄)；②《敦煌變文匯錄》頁 264；③《敦煌變文集》頁 344。此卷前題作“降魔變神押座文”，後題作：“破魔變

⊙ 本文整理時曾根據近刊周紹良編《敦煌變文匯錄》、王重民等編《敦煌變文集》訂補。

一卷”，实为《破魔变文》开端的“押座文”。

倫敦 S. 3491，見②，載《功应意生天緣》《破魔变文》前。

三、維摩經押座文

倫敦 S. 2440 (兩本) 收入：①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卷 85《古逸部》“押座文”类；②《鳴沙余韻》；③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23；④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29。

巴黎 P. 3210，P. 2122，見④

倫敦 S. 1441，見④

四、溫室經講唱押座文

倫敦 S. 2440 收入：①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卷 85《古逸部》“押座文”类；②《鳴沙余韻》；③傅芸子《俗文学研究講義》；④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93；⑤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33。《支那佛教史学》第 1 号傅芸子著有《敦煌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跋》一文，此文又收入《白川集》及《北大文学》第 1 輯。

巴黎 P. 3210

五、三身押座文

倫敦 S. 2440 收入：①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卷 85《古逸部》“押座文”类；②《鳴沙余韻》；③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211；④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27。

六、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

倫敦 S. 7 收入：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35。董康著《书舶庸談》卷 4 有《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跋》一文。

倫敦 S. 3728，見前。

巴黎 P. 3361，見前。

七、左街僧录大师押座文

倫敦 S. 3728 收入: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40。

八、失題押座文

倫敦 S. 4474 收入: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43。

巴黎 P. 2044 收入: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42, 日人仓石武四郎《写在目連变文之介紹》(見《北新》第 3 卷 4 号)中曾引。

二 緣 起

九、丑女緣起

巴黎 P. 3048 收入:①《敦煌掇瑣》上輯瑣 8; ②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243; ③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787。《艺文》第 3 卷第 2 期, 傅芸子著有《丑女緣起与賢愚經金剛品》一文;《俗文学》第 10 期拙作有《丑女緣起故事的根据》一文(此文已收入本书)。

巴黎 P. 3592, P. 2945,

倫敦 S. 4511, S. 2114。

一〇、目連緣起

巴黎 P. 2193 收入:①傅芸子《俗文学研究講義》(采日人岡崎文夫抄本逐录); ②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193; ③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701。

一一、欢喜国王緣

上海文管会收入:①《敦煌零拾》; ②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772。《国学論丛》第 1 卷第 2 号陈寅恪著有《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》一文。

巴黎 P. 3357, 見②

一二、善財入法界緣起抄

巴黎，編號不明。

三 變 文

一三、舜子至孝變文

巴黎 P.2721 收入：①《敦煌掇瑣》上輯瑣 11；②《世界文庫》第 12 冊；③《敦煌變文匯錄》頁 281；④《敦煌變文集》頁 129。董康著《書舶庸談》卷 2 有《舜子至孝變文跋》一文。

倫敦 S.4654。

一四、董永變文

倫敦 S.2204 收入：①《沙州文錄補遺》；②《敦煌變文集》頁 109。《圖書季刊》新 2 卷 3 期王重民有《敦煌本董永變文跋》一文，又《俗文學》《華北日報》第 3 期。

一五、王昭君變文

巴黎 P.2553 收入：①《敦煌掇瑣》上輯瑣 13；②《敦煌遺書》第 1 集；③《世界文庫》第 12 冊；④《敦煌變文匯錄》頁 385；⑤《敦煌變文集》頁 98。《民俗》第 27、28 合期容肇祖著有《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》一文，又收于《迷信與傳說》；董康著《書舶庸談》卷 1 有《昭君變文跋》一文。

一六、張淮深變文

巴黎 P.3451 收入：①《敦煌變文匯錄》頁 405；②《敦煌變文集》頁 121。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3 分孫楷第著有《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》一文。

一七、張義潮變文